山是大地的脊樑(下)

文學溪林

查理森

四

山是大地的脊樑。這脊樑挺起來，大地就有了精神，有了力量，人，也就有了希望。

人與山的故事從來就是豐富多彩亦真亦幻的。有時充滿辛酸苦澀，有時洋溢萬丈豪情。古有介子推不貪功勞，淡泊名利，即使君王火燒綿山逼其下來為官時，也不為所動，寧可與母親一起，緊抱着柳樹而被燒死。其志清朗，其行悲壯，綿山也隨之成為道義之山，氣節之山。新中國成立前的歷朝歷代，不乏官逼民反的綠林好漢，佔山為王，打家劫舍，劫富濟貧。更有為窮苦人出頭，以鬥爭推翻暴政的農民起義軍，以山為營，蓄勢雄起，如李自成與商洛山。當然，也少不了苦命的喜兒們以命抗爭強權惡霸，躲進深山，無奈成為白毛女的辛酸。不誇張地說，一部中國老百姓的命運抗爭史，大部分的章節、最華彩的篇章，都是在大山裏寫就的。與山為伴，人有了堅定的信念；以山為家，人能汲取日月天地精華。山的險峻，讓歷史出現無數次轉折而正道滄桑；山的厚重，讓歲月歷經了一回回沉淪而柳暗花明。最終，還是一支從山裏走出的隊伍，把紅旗插遍了廣袤的神州，讓深山照進了陽光，讓平原享有了溫暖，讓飢餓的人們捧上了熱乎乎的飯碗。眾所周知，這支隊伍是紅軍，這座山叫井岡山。

再說回到我的家鄉。那座小城東西南北有青山拱衛，山雖並不高大，也沒有那麼險峻，卻四季常青，鬱鬱蔥蔥，與賞溪幕綠琴溪汀溪相伴，青山綠水，便成了天地間最美的畫卷。少年和小夥伴們打柴摘果常去的，就是城東郊戴家沖一帶的山山嶺嶺。有幾個同齡人跟隨家長去過稍遠些的巴子嶺、百嶺坑，回來便向我們


●昆山夕照 網上圖片

炫耀那些山的高峻幽深，讓我等心生羨慕。縣城的西部正好也位於青弋江西岸，所以被喚作「水西」，這一邊也是山連山，看不斷，湖山、白雲山便在此處。而這些又是離我居住的縣城最近的山，站在青弋江東岸的西門口，舉目可見。湖山便成了我登上過的家鄉最高的山。而上湖山，則純粹是欣賞風景，體驗登高的快樂。相傳，唐朝詩人李白、宋代詩人王安石等人都曾來一遊，並都留有詩篇佳句。更有傳說，唐宣宗李忱還是太子的時候也曾在這一帶山中隱居，並在山中留下了「太子泉」的遺蹟。可惜的是，我少年時代和小夥伴們在這瘋玩時，並不知道這些傳奇，現在聽到，也只能從記憶深處去打撈散落的見聞，試圖圓滿一下傳奇。然而，往往是「全無印象」的印象。除了湖山，它附近的獅子山、象山我也上過幾次，並沒有意外的驚喜。

家鄉更具風光意義的山據說是位於黃田西陽一帶的黃子山（「子」是替代字，此山原名中的「zǐ」是專屬字，字詞典裏沒有），此山是境內第一峻峰，高逾1,100多米；還有坐落於琴溪一帶的名字獨特的昆山。鄉親們告訴我，這是看日出，賞紅葉的最佳去處。陰差陽錯的，從當年到如今，我卻一直未曾光臨。

五

今年春節期間，我補課似地連續登上了家鄉的兩座較有名氣的小山。一座叫台泉山，海拔700米左右，山體多石，且為那片狀疊加的石塊，讓人不能不猜想億萬年前，這裏曾是茫茫海洋。山本身並無多少特別之處，但因山上有座古寺，而讓山也有了名氣。寺便叫台泉寺，始建於明朝隆慶三年，清朝康熙二十七年修建，乾隆三十七年擴建為99間，原貌極為壯觀，名列全縣寺廟之首。不幸的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那個特殊時期，廟宇遭受毀滅性破壞，直至近年來才開始在原址上陸續複建。我所見到的，也正是複建後的大雄寶殿。周邊明顯是建築工地的痕跡。這也印證了有關部門已開始對這一遺蹟進行全面恢復性修建的計劃。也許下一個春節，這裏就會是梵音嫋嫋，香火旺盛的一番景象了。山也會因寺的重生而再一次受到追捧。

琴高山的名字早在中學時代就有所聞。那時，它是與琴溪河、琴魚一起為人口口相傳，而琴魚又一直是傳說中的主角。近些年來，琴山才逐漸作為一個獨立的故事主角走到前台，名氣也超越了琴溪和琴魚。

這當然還是傳說的分量。而舉凡天下名山或稍有名的山，又有哪一座不是和傳說、傳奇連在一起的呢？琴高山也不例外，它所有的傳說也並不離奇。說是漢代隱士琴高曾在此山煉丹修行。爐灰撒入山下的琴溪河便化為了小魚，是為琴魚。山下有洞窟一穴，山壁上有摩崖石刻幾方依稀可見。

我是在正月初七的午後，由尚、吳、紀三位老同學陪同而赴琴高山的。從縣城出發往琴高山路並不遠，在我想像着這遲到了幾十年的探訪會帶給我什麼樣的驚喜時，老尚一腳剎車，我們已經停在了一條沙石路的盡頭。老尚說，到了，這就是琴高山。我和吳、紀一同走下車來，向右前方望去，果然有一座山立在那兒。然而這山看去竟更像是一堵高大的城牆或是城樓模樣。季節的原因，山上的樹木還沒全部返過青來，山便也就顯得乾瘦而單薄。山的一側是刀劈般的直立，沒有一點坡度，也就讓這座不足200米高的小山有了挺拔峻俏之勢，看上去比幾公里外的那座獅子山更像獅子。

山的另一側有水泥台階可往山上去。我本不想上去，可轉念一想，都到了山腳下了，不妨就上去看看吧。100多米的高度，即便在幾個年逾花甲者，也不算有多大難處，邊走邊歇，半小時左右，我們都到達了山頂。放眼望去，田園莊稼都仍在沉睡之中，大片的枯黃蕭瑟之中，偶有幾點綠色顯得分外耀眼。琴溪河沒有了往日的喧囂，乾瘦而勉強地從山腳下慢悠悠地流過。再往遠看，空曠而單調。身旁幾位操着外地口音的遊客，顯然對上得山來沒看到壯麗的風景而失落，竟指指點點地討論起該如何打造這一片風景。

其實，他應該懂得並允許這一個似乎沒有風景的風景，只要這座山還聳立在這裏，就算是值得一看的風景。又有什麼必要在周圍去開發增添些新花樣呢。

我對所看到的景色其實也並不滿意。但眼前的琴高山，又讓我實實在地領會了什麼叫「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同時也再一次印證了一個「定律」：山和名山之間，相差的是一個傳說或一個故事的距離。

不過這只是人類的幸福與煩惱。對於山來說，挺立着，作為大地的脊樑，就是全部的價值和意義。

立冬歌(外一首)

閆敬督

收起落葉最後的摺痕
將天空擦拭成一面巨大的鏡
萬物退後
舞台讓給一場寂靜

雪，六角形的沉默
覆蓋所有喧囂
樹枝卸下繁華的修辭
像一幅未完成的素描
河流停止奔跑
把奔湧的心事
凍成透明的琥珀
爐火在窗內低語
噼啪聲是季節更迭時
最微小的鐘擺
我們圍坐
看影子被拉得漫長而安靜
彷彿時間也在這裏

一次盛大的留白
讓所有的種子
在黑暗中練習甦醒
那些被雪掩埋的
正以另一種方式
在沉默中重新命名

與冬書

接住一片遲來的雪
它落在掌心
帶着天空的涼意
麻雀在枯枝間跳躍，啄食着
那些被風遺落的、乾癟的漿果
牠們小小的身體裏
藏着整個冬天的火

我們裹緊大衣
在雪地上留下腳印
證明我們曾在這個季節
認真地活着
在冬天，我們學會
在萬物沉睡時
傾聽自己的心跳
當夜色降臨
星星在冰面上閃爍
像無數雙眼睛
注視着這片沉默的土地

時代詩行

鼓浪嶼遙對台灣島

筆尖故事

楊宓

海風裹挾着鹹澀潮息撲面而來，鼓浪嶼的礁石在晨光裏泛着溫潤的光澤。這景致將我拽回16年前的國慶日。2010年的天空同樣蔚藍無垠，我和剛成年的兒子登上日光岩頂。俯瞰紅瓦疊翠、榕樹虯髯的島嶼，那些「萬國建築」沉澱着百年風雨。然而那刻，它們皆化作了朦朧的底色，我眼中唯有那片無垠的蔚藍，那道橫亘於骨肉之間的淺淺海峽。極目處，金門列島宛如一串被霧靄輕籠的珍珠，若隱若現於海天之際。

「爸，為什麼這片海我們不能自由往來呢？」兒子的發問，讓余光中《鄉愁》的詩句湧上心頭:「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我望着無垠碧波回應：「快了，總會的。」

15年彈指而過，2025年的今天，我再度佇立礁岸，身旁是沉穩的兒子與稚嫩的孫子。三代人影被旭日拉長，疊映在礁石上。隨後，我們登上遊輪，向金門列島的方向進發。海水澄澈，可這無垠的湛藍之下，深埋着幾代人望眼欲穿的等待。

「爺爺，你看！」孫子的呼喚將我喚回。船尾銀鏈般的浪花後，海鷗盤旋發出快樂的鳴叫。

甲板一隅飄來低沉的吟唱：「鼓浪嶼遙對着台灣島/台灣是我家鄉……」循聲望去，一位銀髮老者倚欄而立，歌聲沙啞卻飽蘸深情。

攀談中得知老者名喚張丘生，祖籍鼓浪嶼，1949年他17歲的父親被迫渡台，一灣海水便成了親情的阻隔。「我父親總說，鼓浪嶼和金門的浪，拍打的是同一片心海。」老人眼中閃爍憧憬，「他盼着台灣回家，要帶全家人從這片海灣回家，看金門的煙火。可如今墳塋仍在對岸，面朝鼓浪嶼的方向。」

我望向另一側，廈金大橋正如火如荼的修建，鋼鐵棧橋勾勒出跨海相連的壯闊雛形。「那座橋一旦跨海相連，就連起了回家的路。那時，廈門和金門，就像鄰居串門一樣方便了。」我感嘆道。

老人隨着我的目光看去，眼裏閃着激動與希冀的光，喃喃自語着，彷彿在與歲月對話。是呀，76載潮汐漲落，淘不盡血脈深處的牽絆。正如日光岩上的古榕，縱使枝幹分離，地底根脈從未斷絕。

遊輪行至界限調頭時，朝陽將海面染紅。老人的歌聲再度響起，沙啞聲音裏多了輕快的調子。我們心中都在等待，等待金門煙火與鼓浪嶼琴聲交映，等待這灣海峽化作兩岸兒女同泛舟的樂園。


●廈門鼓浪嶼一景 資料圖片

陽光畫中來

窗明風和

張儒學


●深秋的陽光灑滿大地，看着畫的小男孩開心地笑了。 AI繪圖

那天，我和幾個畫友去一個偏遠的山村寫生，那裏雖然離縣城較遠，但坐公交車就可以到達。我們下了公交車後，沿着那條山路向裏面的村莊走去，因為我們早就聽說那裏還有一個保存完好的老式四合院。不知是出於好奇，還是為了繪畫藝術，我們都對這個老式四合院特別的感興趣。

走了大約20分鐘，我們終於到達了那個四合院前，這裏果然像我們聽說的那樣，這個老式四合院還在，灰瓦覆頂，磚牆圍合，門樓低矮，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坐在時光深處。雖然有些房屋沒人居住顯得有些破爛，四合院的結構還基本完好，院裏的天井長了些青苔，而裏面的石壩子還打掃得乾乾淨淨的。我們便在四合院裏看了看後，畫友們各自選擇了一個地方，打開畫板就開始畫畫。

這時，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男孩站在我背後，看着我畫畫。我以為像往常那樣，小孩們一般看一會兒就會走開，可他卻站在那裏看了好一陣，仍未要走開的意思，而且還看得十分認真。我問道：「小朋友，你今天沒上學呀？」小男孩有些怕生，但他還是怯生生地回答：「今天是周末。」我也知道是周末，我想只能用這句話打開我的小男孩的話題。我笑了說：「小朋友，你上幾年級了？」也許是小朋友看我說話十分親切，他也不再像先前那樣怕生了。他說：「我上小學五年級了。」我又問道：「你家住哪兒呢？」小朋友用手指了指四合院正中那幾間屋說：「我家就在那裏，那幾間屋就是我家。」

我一邊畫一邊和小朋友交談，彷彿我眼前的四合院，不再是靜止的風景了，而變成了一個靈動的畫面。我從小朋友的說話中，彷彿看見了四合院裏往日的熱鬧，不同姓的多家人住在這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播種忙收穫，日子也過得豐盈充實，人們的說話聲和歡笑聲，還在這院裏久久迴盪着……

快到中午12點了，我們幾個都畫好了，我收起畫板準備返回縣城。這時，小男孩卻問道：「叔叔，你們還會來這裏畫畫嗎？」我不知道小男孩為什麼問這個，我也沒在意，便說：「會的，我們過幾天還會再來這裏畫畫。」因為我們這次去那個四合院寫生，回來後大家在品賞這些畫作時，都覺得這些畫題材選得好，而且繪畫的角度也好，還被區美協從中挑選了兩幅畫送去市裏參展。這讓我們幾個畫友十分高興，本來四合院就有着厚重的歷史感，還有鄉土人文的淳樸，更有人間煙火的氣息。

半月後，我們幾個畫友相約再次去到那裏寫生。今天，我選擇了另外一個角度，撐開畫板就開始畫畫。那個小男孩又走了過來，他又站在我的背後看着我畫畫，因為以前我見過這個小男孩，小男孩見到我也不再覺得陌生了。我問道：「小朋友，今天是周末不上學，你沒出去玩呀？」小男孩說：「沒有，這院裏的馬鐵蛋跟着他爸爸去縣城上學了，對面的李四娃也被他媽媽接去鎮上住了，我還和誰玩呢？」小男孩說這話時，我從他眼裏看到的，是孤獨更是難過，我趕忙轉開話題：「你這麼認真看我畫畫，你是不是喜歡畫畫？」小男孩點頭說：「是的，我喜歡畫畫。」

這時，小男孩將一張藏在背後的畫遞給我說：「叔叔，你看我這畫畫得好嗎？」我接過小男孩的畫看了看，他就是在那天我畫畫的地方，也是學着我那天畫畫的筆法畫的，雖然畫得不好，連一些畫畫最基本東西都沒有，可這畫卻畫出了童真，畫出了小孩子的好奇。我笑了說：「畫得好，比叔叔畫得好。」小男孩聽後高興地笑了。我說：「小朋友，你過來。今天呀，叔叔和你共同畫一幅畫如何？」小男孩走過來，我叫他手握畫筆，我又握着他的手，邊畫邊說：「你看，深秋的陽光多美，既溫暖又有詩意，陽光照在那邊的一棵樹上，你和小夥伴在那樹下玩得多開心呀；樹對面就是你家的房子，你媽媽正在屋裏做飯；房子那邊是山坡，你爸爸就在那山坡上幹農活……」

這時，小男孩卻說：「叔叔，我爸爸媽媽幾年前就去深圳打工了，家裏只有我和奶奶……」我看小男孩說這話時，他眼裏已經含着思念爸爸媽媽的淚水，差點就哭出聲來了。我趕忙說：「這樣，我們就在屋裏畫一個奶奶，再在那樹下畫一個開心快樂小男孩，你看如何？」小男孩又笑了說：「叔叔，那個在樹下玩得開心的男孩就是我嗎？」我說：「是的，你就是那個每天都開心的小男孩。」

又快到中午12點了，我們也都畫好了。我從畫板上取下這幅畫說：「小朋友，你看，我們這幅畫畫得好看嗎？」小男孩高興地看了看說：「畫得好，畫得太好了。」我說：「那好，這幅畫我就送給你了，你喜歡嗎？」小男孩接過這幅畫，高興地說：「謝謝叔叔了，明天我就給我媽媽快遞寄去。後天就是我媽媽的生日，就當是我寄給媽媽的生日禮物，媽媽收到這幅畫一定會高興的。」

此時，深秋的陽光灑滿了大地，也將四合院映照得格外的美。在我們走了好遠時，我回頭看了看，那個小男孩還站在那個四合院外，拿着畫還在看着。我似乎看見他開心地笑了，這笑跟這深秋的陽光一樣溫暖。